



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選

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

亦影 李勁 再年 雷彤 林前 陳不諱 沈凝之 黃鐵銘 欄杆 浩泉 荻笛 子秋 曲明 王舒 吳遲 風雷電 凌亦清

等 著 明隼 汪浩瀚 向新 藝草雲 江裴 夏洛桑 秋楓 林晨航 夏映棉 鐘藝 莉菁 青工 彥火 茹愛東 楊真 熱風

香港青年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選

---

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

香港北角渣華道十九號A

HONG KONG YOUTH PRESS

19A JAVA RD. G/F. HONG KONG

大千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版・定價港幣四元四角

# 目錄

凌亦清	了解	1
風雷電	* 今天發生的事	10
吳遲	隨感二章	21
王舒	「三張」	25
曲明	舉手之勞	27
子秋	雨·舊雨·風雨	29
荻笛	攀山	31
浩泉	孩子與花朵	33
欄杆	路	37
黃鐵銘	生活線上的小孩	40
沈凝之	雨後二題	42
陳不諱	後浪推前浪	45

夏映棉	鍾藝	莉菁	青工	彥火	菊愛東	楊真	熱風	亦影	李勁	再年	雷影	林前
父親	無題	街女	大家庭的小悲劇	杜鵑花畔	早起	看，她的眼睛！	歧途	陰影	火場上	森伯的遺囑	航海見聞	願
122	120	115	110	107	103	100	93	84	77	64	52	50

後記	浩泉	汪浩瀚	向新	藝草雲	江裴	夏洛桑	秋楓	林墨航
.....	有這麼一層樓	* 窗	詩二題	都市組曲	家鄉	旅途詩草	* 爲青春的讚美	老祖母
吳其敏	.....	.....	.....	.....	.....	.....	.....	.....
177	153	152	150	148	145	139	135	128



## 了解

凌亦清

芳茹：

是我，我悄悄地回來了。

白色的信箋，白得像我們唸書時穿的校裙，我時刻會回憶起那段日子——我們有姊妹情深  
的友誼的日子。那正是我們的少年時哪！

白色的信箋在燈下變得淡黃了，是的，什麼都在變。信箋離開了淡黃的燈光將變回原來的  
雪白，然而，能有什麼會還原復始的麼？比如說像我們的友誼。

「人長大後就變了！」有人說過這個話，然而誰也得承認這個事實。不是麼？那一年，我  
們都在變了。

你把兩旁束起的頭髮散開了，像瀑布般垂在肩上。

「亦清，你說我留長髮好看嗎？」你特意轉過身來讓我看你柔亮的頭髮。

那一定是花費了不少心血和時間，我想。「那樣你會麻煩多了。」

你不以為然地笑了笑，然後怪認真地指着我：「誰像你，愛小提琴勝過愛自己！」

「不懂音樂的人！」我暗地裏為你搖頭嘆息。每次我拉起小提琴的練習曲時，你便顯得不

耐煩的樣子。

「這是什麼音樂，不把人悶死才怪！」

這便是我們之間的歧見的開始。

又有那麼一天，你像一隻花蝴蝶般站在門前。

「亦清，怎麼樣？這是本姑娘公司的製作！」你撐住腰，仿效着模特兒的姿勢。

「你什麼時候學會裁剪的？」

「在你的1—2—3—4—5還沒拉好的時候！」你俏皮地奪去了我手上的琴弓，「亦清，書唸完了，你現實點好不好？」

我迷惑地看着眼前的你，短短的橙色碎花衣裙，頭髮是更長了。

「亦清，你忘了自己多少歲啦！」你像感喟什麼似的。

「芳茹，我們才十七歲！」

「你會煮飯燒菜嗎？」你轉轉眼珠，用教訓式的語調來問我。

「煮飯勉強可以，燒菜可不行！」我答。

「你會裁剪嗎？」

我搖頭。

「會織毛衣？」

「那你呢？」我反問。



「媽會教我的。女孩子不能連這些也不懂！」你說：「所以我勸你要現實點嘛！」

我一陣反感，「女孩子就只要懂得這些麼？」

「你以為用小提琴聲能理好一個家庭嗎？」你輕蔑地抿着唇。

「你這麼快就想到要有自己的家庭？」我紅了臉，緊挾着我的小提琴，「芳茹，我絕不做你那樣的女孩子！」

「去做女英雄吧！」你抿着嘴譏諷我，「但我那家鄉的習俗，女兒十八歲就得出嫁！」

「現在是什麼世紀了！」我憤激起來，「是你甘心做封建意識的奴隸！」

「我是奴隸嗎？」你被我的話惱怒了，悻悻然地說：「那你又怎樣呢？學會小提琴還不是拿來做挑選夫婿的本錢，像安娜學鋼琴的結果一樣麼？」

我彷彿深深地被箭刺了一下，生氣得直喘氣，「芳茹！不要這樣看你的朋友！」

「算了吧！你又何嘗把我看作你的朋友！」

這就叫因了解而分手吧！我想。就這樣，這一段早遭磨損的友誼終於毀碎了，在那狠狠的關門聲中。

此後，我更體會到「咫尺天涯」的另一番含義，當我們相遇在這狹窄小島的街頭時。……

「學會小提琴還不是拿來做『本錢』麼？」「決不！」我常記起你的揶揄，然後渴望事實告訴你，亦清不做那樣的女孩子！然而，老去了的琴音響過後，我終於發現自己茫然若失了，我還不是那樣庸庸碌碌的女孩子？

到那一天，我實在呆不住了，我寧願做一匹脫了韁的野馬，尋找新的出路。

離開溫暖的家，我一個人去了S城唸書。也因為有二姑姐一家在那兒，媽才答允我去。

學校的宿舍不大理想，二姑姐家離學校又太遠。後來在學校附近找了個小房間。「阿清，今後你要過沒人呵護的日子了。」那天，二姑姐按着我的肩膀說。

不過，她還是經常抽空來看我。

「看你！鈕扣快要丟了。」她要拿針替我縫。

「讓我自己縫吧！」我把針搶過來。

「阿清，你在家很少自己動手，是嗎？」

她一定是看見我縫得糟透了。「全是媽幹的，所以我什麼都不懂。」我羞愧得抬不起頭。

「讓我來吧！」她從我的手上拿走襯衣。「這是你們家境算好的緣故，也是你嬌生慣養的原因，是嗎？」

我點點頭。那是真的，我不過是朵溫室的花罷了。

「阿清，你知道嗎？有些才十一、二歲的孩子，什麼家務，照顧弟妹都一担子挑起來了。那叫做，」二姑姐凝重地對我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我一陣臉熱，誰十二歲了還抱娃娃？

我想起了你，芳茹——會說過要早有個什麼家的女孩子！但假如我能幹若芳茹的話，到此刻就決不會那樣地再需要二姑姐的照顧。

「其實這是你輕視體力勞動的結果！」那天，華表姐坦率地批評我，「收起你那套『不做那樣的女孩子』的論調吧！你要做哪一種女孩子？」她笑着說：「是摘取別人勞動果實的女孩子麼？」

「華表姐！我……」我能說什麼呢？除了爲自己的愚弱難過。

「科學很深奧是嗎？」她閃動着明亮的眼睛說：「但科學就是從勞動中來。要煮美味的飯菜，要裁適體的衣服，要織合穿的毛衣，都要掌握分寸，這分寸，不就是數字麼？這數字，不就是科學麼？」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對科學如此簡淺的解釋，但在我學會自己照顧自己的過程中，我體會到了那完全是事實。

華表姐給我帶來很多好書。

「這些不少是朋友從香港給我寄來的，有的你會不會看過？」她說。

「不！除了課本，我看的多是翻譯小說。」我輕聲得像對自己說。

「還有就是小提琴的譜子了，是嗎？」

我仰望那一張開朗的笑臉，愧疚地放好臂彎下的小提琴，拿起了其中的一本書。

「這類書很多。」她替我挑選着，「看完了再告訴我，你要做哪一種女孩子？」這些書像陽光照亮了我幽暗的心田，像甘泉滋潤了我枯竭的青春。

但願我能在平凡的歲月中做個朝氣蓬勃的新婦女！

但願芳茹，有着越南婦女般長髮披肩的芳茹，能有她們那種頑強不屈的英姿！

這一年，我該如何感謝華表姐，她常爲我解說書中的故事和要點。這一年，我認識了此地一些像華表姐般的青年，他們幫助我認識自己的祖國和世界，這一年，我探訪過那些閱歷豐富的老華僑，他們使我克服了思想上的弱點。……

「你的小提琴呢？」那天華表姐問。

「我不想再拉那些沒有生氣的古曲了。」

「來！拉這首試試！」她熱切地把琴遞給我，連同那一本摺卷起來的樂譜。

「快樂的女戰士」，我喜悅地拉起來，流暢的旋律，活躍的節拍，我陶融在女戰士們的歡樂中去了。

「這本是……」我驀地把樂譜翻轉，殷紅色的封面上，有奪目的白字，原來是一齣芭蕾舞的電影。

「這本主旋律譜香港早就有了，電影也快上映！」她興奮地說：「假如你現在仍在香港的話……」

「那我一定先睹爲快！」我緊接地說。

那一夜，沒有星星，却有圓得叫人思鄉的月亮。

脫韁而來的野馬要踏出迷途。是我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隔離了四周的羣衆，是我執拗要往他鄉尋覓，捨了近居圖遠土。

我想，會在黎明前覺醒嗎？芳茹和亦清！

又一個學期完了。

「阿清，你還可以繼續唸下去的。」二姑姐說：「不過回去唸社會大學也很好。」

我緊靠着華表姐，跟送行的人們話別：「這兩年你們使我學到了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回去更是你學習的地方！」華表姐握着我的手朗聲說：「因為那兒永遠是屬於祖國！」

是的，我像從夢中醒來的遊子，找到了康莊的歸路。儘管有荊棘滿途，但那將更是我鍛煉的好地方！

是的，我回來了。芳茹！

二妹告訴我你沒有做封建意識的奴隸，你做了勇敢的女孩子所做的事情。她還帶我到慶祝「三八」婦女節的會場，悄悄地在台下看你表演。

你的短髮，你的神采，使我訝異。然而我知道，什麼都在變了，亦清如此，何況芳茹？

台上台下的一片歌聲把我們拉近了。讓我把這兩年來的一切都告訴你吧！但願這封信是連接我們友誼的新橋。

亦清

×月×日

亦清：

你能想像我的歡喜嗎？那段烏雲有雨的日子已經過去，你的信就是那凌空而架的絢麗的彩虹。

誰甘心做封建意識的奴隸呢？但在這狹窄的小島裏，我看到不少女孩子走上這一種道路。有所不同的是，有些則在尊重女權的畫皮下作了另一種意識的奴隸而已。

那時，對媽的安排，我很軟弱。想到出路，更感迷惘。

「我們從不認識，怎能談得上婚姻問題呢？你說是嗎？」在公園的長檯上，林志遠——我姑母介紹我認識的同鄉青年，很冷靜地對我說。

「這是現世紀的封建！」我蹙着眉回答，公園那邊高聳的白塔在陽光下分外刺眼，是的，那兒也竟有古舊的神怪東西。

「但我們是這個時代的青年人！」他懇切地說：「你只有十八歲，又唸過中學，爲什麼不在社會上好好鍛煉一下呢？男女都一樣，可以多貢獻自己的力量。不要再像上一代人那樣地過早受小家庭的束縛。」

我的心振動着，嗯，我有着青春的脈膊。

「而且，」他說：「我已有了要好的女朋友，她不是我們同鄉的人，所以我媽反對。」

「那我們更不能……」我焦急地表示：「我願意幫助你！」

「你不再軟弱，一切就可以爭取！」他充滿信心地伸出手來，「那麼，我們將是更好的朋



友！」

亦清，你知道的，芳茹原不是個勇敢的女孩子。但時代不同了，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推進。舊世界的殘餘向我挑戰來了，我不能讓它逞兇！我的勇氣雖不開他們——林志遠和碧君姐（她就是林志遠的女朋友）給我的鼓勵和幫助。後來我還和碧君姐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工餘我們三個人參加了一個團體的文娛組活動，我參加的是合唱組，此外，我還負責後台的工作——爲舞蹈組裁製所需的演出服裝。亦清，我們的器樂組將會歡迎你來！

你一定會問起我媽，是嗎？她終於變了，是被她的女兒那種新朝氣所感動。這次「三八」節的慶祝會上，她和林志遠的媽媽坐在一起，看我們的演出。這是我們經過爭取所得的結果。可是，世界上仍有不少婦女正過着奴隸般的生活（包括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她們要走新的出路，這出路，就是消滅腐朽社會的壓迫和粉碎命運的精神枷鎖。而我們，應投身到爭取未來的隊伍中去。

亦清，我們要有比前更深的友誼了，此刻，讓我們因了解而手牽手吧！

芳茹

×月×日

## 今天發生的事

風雷電

### ——寫給我的孩子

孩子們都睡了。小臉一片柔和，無憂無慮。我却一陣激動。孩子啊，但願你們長大了，能生活在合理的社會中。如果那時候，世界上還有許多不平事，你們就勇敢地參加在鬥爭的行列中，一往無前。

媽媽深愛你們，不爲別的，就只因爲我是你們的母親。今天，爲了你們，我幾乎不敢做我應該做的事，但我終於做了。所以，此刻我才能坦然地「欣賞」你們入夢後的微笑。

是這樣的，孩子。

今天，星期日。我比往日更早上班，哪個茶樓工人星期日不是更忙碌呢？

「大佬」（工頭）一早像「玄壇」一樣坐鎮。

我聚精會神地包着「燒賣」，忽然背後「彭」的一聲，嚇了我一跳，原來是友仔把米漿翻倒。「小心啊。友仔。」我輕聲地說。

他今天怎麼整個變了？臉色青白。眼睛好像睜不開，還佈滿紅絲。嘴唇焦乾，像要裂開一

樣。這孩子一定是病了。

「他媽的，你不想幹？別拿米漿發脾氣。」聽！工頭的話，好像來自另一個世界，多麼陰森冰冷。

工友們偷偷在打眼色，心裏反感。我們都習慣了容忍。

我放下鋸挑（包點心工具），走近友仔身邊，摸摸他的額頭，熱得燙手。

「友仔，你病了。休息吧。」

「不要緊的，我頂得住。今天是假期，不能休息的。就算不是假期，一時又哪裏找到替工呢？」

真的。我怎麼忽畧了行規？飲食業工友沒有替工是不能休息的。但他現在病得不輕，好像連站也站不穩。

友仔是點心部「細路」（學徒），他只不過十四歲，工作不輕鬆啊，磨米漿、開皮、執包、「那」（動詞用）牛肉、去貨倉取貨……做這做那，馬不停蹄，轉來轉去。好在他像小牛一樣強壯，所以勝任有餘。平日，他雖然做到大汗疊細汗的，還能偷閒跟我們說些無傷大雅的笑話，但他現在病了……

假如他母親知道兒子病了，還要死撐着來工作，她會怎樣呢？我也是母親啊。行規！什麼樣的行規！誰訂下的行規？

「友仔，你這樣辛苦，去看醫生吧。今天禮拜，下午醫生就休息了。」